

《永不言败——走进中国冬奥冠军的冰雪人生》/张雅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

# “永不言败”： 铸就砥砺奋进的冰雪运动之魂

□金钢

梳理张雅文的创作历程,会给人一种奋进的力量:她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甚至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却写出了长篇小说、传记、报告文学等多种样式的大量优秀作品;她不懂外语,却闯荡俄罗斯、韩国、比利时等国,推出《玩命俄罗斯——中国人在俄罗斯纪实》《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等力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更是被当作国礼赠给来访的比利时国王;自传体作品《生命的呐喊》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从1979年发表作品至今,张雅文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常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24年出版的《永不言败——走进中国冬奥冠军的冰雪人生》是张雅文年届八十推出的又一个非凡作品。这是一部以中国冬奥冠军群体为核心的报告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冰雪运动健儿的奋斗史,更通过细腻的叙事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体育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共振。这部作品因其独特的视角、扎实的采访和感人至深的细节,迅速引发社会关注,并入选多个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永不言败”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张雅文通过一位教练和13位冬奥冠军的群像塑造,展现了他们从平凡到卓越的蜕变历程。书中既描绘了杨扬、申雪、赵宏博、武大靖、任子威等家喻户晓的奥运英雄,也挖掘了如“中国短道速滑之父”孟庆余、花样滑冰教练姚滨、“妈妈教练”杨利伟这类幕后功臣的故事。奥运冠军们并非单纯的运动偶像,而是以“邻家女孩”“毛头小

子”的平凡底色出发,通过超乎常人的毅力克服贫困、伤病和失败,最终站上世界冰雪竞技的巅峰。徐梦桃从体操转战滑雪的孤注一掷,范可新一家为训练负债累累的坚持,以及韩晓鹏从“淘小子”到金牌突破者的巨变,均体现了平凡人书写非凡的叙事逻辑。

更深刻的是,张雅文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紧密关联。她回溯了中国奥运参赛的曲折历程,从1932年刘长春的孤独参赛,到1979年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恢复合法席位,1980年中国派出28名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在美国举办的第十三届冬奥会,再到2022年中国作为东道主举办第二十四届冬奥会,176名运动员参加全部15个大项的比赛,新时代冰雪运动的崛起,揭示了体育强国的背后是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民族精神的凝聚。这种宏阔的历史视野,使作品超越了对冠军的简单讴歌,成为一部“记录时代、反映社会”的冰雪运动史诗。

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永不言败》在真实性基础上融合了小说的叙事技巧。张雅文以她对冰上运动的熟悉和敏锐观察力捕捉了大量鲜活细节:孟庆余凌晨两点清扫冰场的背影、武大靖初入队时“扫冰场”的自嘲、徐梦桃重伤后仍坚持训练的“魔鬼康复”……这些场景不仅让读者身临其境,更通过日常化的语言消解了奥运冠军的疏离感,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作品兼具新闻的纪实性与文学的感染力,比如对孟庆余遗物的描写——破旧运动服、带补丁的袜子、记

录队员欠账的笔记本——以物写人,展现了一位无私奉献的教练形象,孟庆余教练喊得最多的那句“要把脚下踩实了”,不仅在冰场上,在各行各业都铿锵有力;而孙琳琳将伤腿“立在墙上入睡”的细节,则通过承受伤病传递出运动员的艰辛;赵宏博跟腱断裂被缝了七十多针,他对主治医师说:“缝结实点儿,我还要参加冬奥会呢!”运动健儿的执着让人动容。此外,张雅文常以“我”的视角介入叙事,如观看比赛时“攥紧拳头”的紧张代入,既强化了情感共鸣,也凸显了作者作为“冰友”的独特身份优势。

《永不言败》的出版恰逢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黄金期。通过真实案例,它让公众看到金牌背后的血泪,消解了“唯成绩论”的功利视角。张会最初滑冰的动力仅是“让父母不再做豆腐”,这种朴素的愿望反而更贴近普通人的奋斗逻辑,引发广泛共鸣。同时,书中对黑龙江冰雪文化的深度挖掘,如七台河基层教练们的坚守、东北严寒中的训练日常等等,为推广冰雪运动提供了文化注脚,助力“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国家战略。作品还体现出精神激励层面的社会价值,张雅文通过运动员的成长史,提炼出“永不言败”这一朴素而又顽强的精神内核,强调“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成功,都有无数人在默默地玩儿命”,这种奋进精神对民族复兴的意义,使其超越了体育范畴,成为时代的精神图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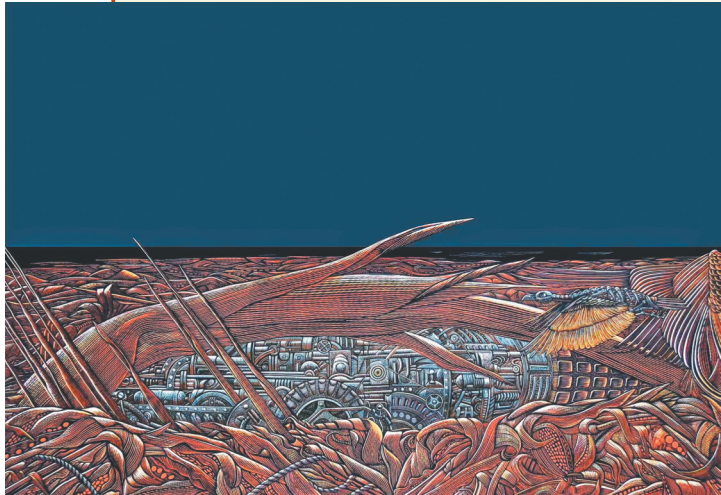
张雅文本人的经历为作品注入了独特的情感力量。作为国家一级速滑运动

员,她因伤退役后以文学为“第二赛道”,年近八十仍辗转多地采访,甚至在身患重病、爱人离世的双重打击下坚持完成创作。这种“以命搏魂”的写作姿态,与书中人物的拼搏精神形成互文。正如她在研讨会所言,这本书不仅是写给运动员的赞歌,更是她与亡夫共同完成的“梦想之书”。张雅文当过运动员,后因伤病退出,短暂的运动生涯影响了她的一生:“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运动生涯不光给了我失败,也给了我课堂上无法给予的东西——那就是无坚不摧、勇于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永不言败》也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总体看来,《永不言败》实现了多重突破:既是体育文学的标杆,也是时代精神的载体;既是对冬奥冠军的致敬,更是对普通人奋斗价值的肯定。张雅文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冰雪运动的冷冽与生命的炽热熔铸为一炉,让读者在震撼与感动中,看见一个民族永不停歇的精神脉动。这是一部“泣血之作、铸魂之作”,其价值必将超越文学领域,成为激励国人奋进的精神火种。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的《永不言败》分享会上,该书的责编杨子莹曾深情地谈到她收到书稿时,激动得泪流满面,她一度以为雅文老师不能完成这部作品了。6月21日,张雅文老师在济南安然离世,《永不言败》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张雅文成就卓著的一生从力行冰雪运动开始,到书写冰雪运动结束,她用生命和作品共同铸就了砥砺奋进的冰雪之魂。

## 后工业化时代的乡愁:陈彦龙的艺术创作

□晁方方



《田野中的工业行动》版画 100×150cm 陈彦龙

东北的黑土地以其独特的文化积淀,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一批批具有深厚地域特质的艺术家,陈彦龙先生无疑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用四十余年的艺术实践,在画布与木板上构建了横亘于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陈彦龙的艺术生涯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他原本是北大荒屯垦人的第二代,也是北大荒版画的第三代版画家,后来由于工作调动,他

从三江平原的垦区来到松嫩平原的大庆油田,尽管空间和环境发生了转变,但他还是很快融入了新的生活,并开始以新的生活内容为主线进行创作。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艺术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时移势易,在生活方式、技术条件、消费情景都变化如此巨大的境况下,他与黑龙江其他青年版画家一样,没有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的脚步,也没有固守传统写实的窠臼,而是从新一代垦荒人和石油人的角度出发,努力表现新时代的生产与生活。

纵观陈彦龙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他清晰的思考和实践轨迹。地域环境一直是他的版画创作的根与魂:在北大荒垦区生活工作时期,农业景象——大地、麦田、拖拉机占据着画面中心;在大庆油田生活工作期间,工业符号——井架、机械、抽油机成为了创作主题。他作品的风格、观念及呈现方式,都有着独特的形式语言和精神内涵。

陈彦龙在不断的创新实践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更加自由、鲜明的视觉传达。《芭米·系列》是他的比较重要的作品系列,是农业与工业题材的碰撞交融,更是长期思考与研磨的成果。画面中的玉米并非传统农耕文明中丰饶的赞歌,而是被赋予了后工业时代的异化特质,冰冷犀利的金属质感替代了原本温润的金黄色泽。农作物自然的生长形态被机器的几何结构所取代,这种“非自然的自然物”构成了对现代人生

存境遇的绝妙隐喻。艺术家通过这些变异的农业与工业符号,表达了工业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冲突。

后工业化时代,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引发了人们对往昔的怀念和对现状的迷茫,形成了挥之不去的乡愁。乡愁是一双温暖有力而无形的手,牵引着我们去回望那些渐渐远去的岁月与风景。

陈彦龙在农业文明的记忆与工业现实的碰撞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他刻刀下的乡愁具有独特的地域指向,集具象、抽象、意象多元融合的丰富性于一身,反映出艺术家与时俱进、锐意上进、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为我们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当代工业文明,开阔了瞭望当代工业生活的新视野。这种语言以符号的组合与重构为特征,在大工业与大自然的辩证关系中,探寻着人类生存的深层意义。

当许多艺术家沉迷于空调形式或市场效应时,陈彦龙的思考和探索显得尤为珍贵。他始终保持着清醒与担当,用画笔与图像思考着后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他的作品像一面多棱镜,映照出这个时代的隐忧,也昭示对未来的期许,他既谱写一首后工业时代的田园诗,又在机器的轰鸣中吟唱着属于自己的乡愁。陈彦龙作品的视觉张力、时代气息、蓬勃活力不仅带给人视觉震撼,同时也为新时代版画语言,开拓了属性分明的视觉体验,我们期待他坚定地走下去。



《掰开的苞谷2》版画 62×80cm 陈彦龙



《后工业时代·突围》版画 90×120cm 陈彦龙

## 黑龙江地区的中俄美术交流

□郭廷元



《暮色索菲亚》水彩画 107×77cm 李建森



中俄美术联盟第一届全体代表大会开幕式现场。郭廷元摄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俄两国作为重要的邻国,其文化交流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深厚的历史底蕴。黑龙江地区作为中俄边境的重要区域,其美术交流在推动两国文化互鉴与创新融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后,许多俄罗斯艺术家来到哈尔滨,他们的作品和创作理念对当地的美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建筑等多个领域,为黑龙江带来了丰富的艺术形式和风格。随着哈尔滨城市的发展,美术教育也得到了重视,当地出现了多所美术学校和培训机构,为培养美术人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些学校不仅传授传统的绘画技艺,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米·洛巴诺夫是一位在十九世纪活跃在哈尔滨的俄侨画家,他的绘画风格深受印象派艺术的影响。他潜心研究印象派的独特风格,轻松掌握了印象派的技艺,这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他的作品色彩丰富,冷暖变化多样,笔触细腻,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表现手法上,米·洛巴诺夫给人一种出人意料

的惊奇。他的作品色调感人、充满魅力,率真而朴实无华,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种风格在他的风景画和人物肖像作品中均有所体现。他的作品在质感和空间感等方面都能体现出他深厚的绘画功力。他的笔触厚重细腻,颜色变化丰富,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在他的画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哈尔滨城市风光的热爱与赞美,他运用鲜艳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将哈尔滨的欧式建筑与自然风光描绘得栩栩如生,既展现了中国北方俊美的秀丽风光,又表达了对传统艺术的深深喜爱。除了米·洛巴诺夫,还有许多其他俄侨画家也来到黑龙江,他们在这里交流技艺、共同创作,为黑龙江美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俄侨美术家斯捷潘诺夫也对黑龙江美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捷潘诺夫的作品融合了俄罗斯的艺术传统和黑龙江本地的自然风光,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他的画作中不仅体现了对自然的热爱,还表达了对黑龙江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这种情感也深深影响了黑龙江的美术创作,使得更多艺术家开始关注本地的自然风光和文化特色,创作出更多具有地域

特色的美术作品。斯捷潘诺夫在哈尔滨的多所学校教授美术课程,并创建个人工作室从事油画创作。这不仅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美术人才,也为黑龙江美术的普及和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教学方法和创作经验对当地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对黑龙江美术影响较大的还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基奇金等俄侨艺术家共同创办的荷花艺术学校。这些艺术家开设了包括素描、色彩画、雕塑、话剧、声乐、钢琴、芭蕾、小提琴、朗诵、哑剧等在内的多门课程,培养出了大量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艺术人才,他们后来活跃于世界各地。荷花艺术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和专业的教学方法,为黑龙江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美术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更为黑龙江美术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他们的作品在各类艺术展览中屡获殊荣,为黑龙江美术赢得了声誉。荷花艺术学校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374号,现作为哈尔滨市青少年艺术文化中心剧场使用。

在1985年,黑龙江的一些边境地区如绥

芬河市等开始与俄罗斯部分地区进行经济与文化上的交往,这为后来的美术交流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988年,黑龙江地区文化交流活动显著增多。例如,绥芬河市与波格拉尼其内市联手举办了首次两国艺术家摄影、美术作品联展,共展出摄影、美术及工艺品155幅。同年9月,黑河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也举办了美术作品展。这些展览虽然规模不大,但对黑龙江省与俄罗斯的美术交流活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00年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的成立,为两国文化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黑龙江地区积极响应,省内多个城市开始与俄罗斯城市建立文化交流机制。俄罗斯艺术展览馆在黑龙江地区相继建成,如哈尔滨太阳岛举办的“俄罗斯当代艺术大师作品展”等,吸引了大量俄罗斯艺术家前来参展和交流。

近年来,黑龙江地区的中俄美术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两国艺术家通过举办展览、参加艺术节、开展合作创作等多种形式,实现了艺术作品的互展互鉴。同时,两国美术教育机构也加强了交流与合作,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美术人才奠定了基础。